

萌芽小叢書

04

星期日的上午

戲劇曲藝



第一輯

萌芽編輯委員會編

編輯例言

本叢書定名為“萌芽叢書”。

自從“萌芽”創刊以來，每月收到文藝青年大量的來稿。從來稿地區來說，遍及全國各個省份，直至東北興安嶺的森林和內蒙古的呼貝爾草原；寫作者除工農兵、基層幹部、學生，直至新疆哈薩克和桂西僮族的青年。由於廣大的文藝青年生活和工作在各種不同的地域；來稿中很自然的洋溢著感人的各種不同的生活氣息。因為“萌芽”的篇幅有限，為了使這些作品有發表的機會，所以編輯“萌芽叢書”。

我們編選的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散文特寫、戲劇曲藝、兒童文學等，按其文學形式分類編選成集。每集約五、六萬字，全為短小的作品，暫不包括長篇作品在內。它分散發給全國各地文藝出版社陸續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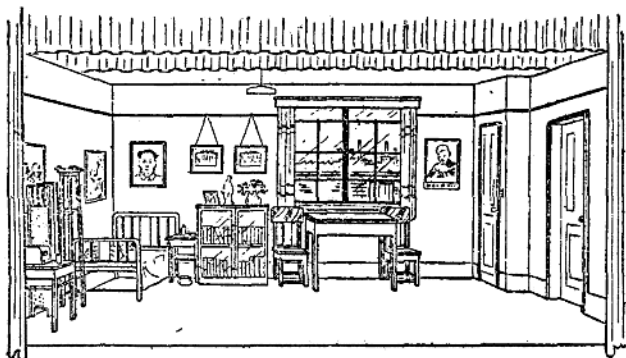
我們編輯的標準，因為是文藝青年的作品，甚至是他們的處女作，主要決定於內容是否廣闊的反映豐富多彩的生活，其次才是適當的強調藝術水平。並且每集聘請一些作家和批評家著文評論這些作品的優缺點和傾向性，來幫助提高文藝青年的寫作水平。

“萌芽”編輯委員會 1956.11.10.

目 次

編輯例言

星期日的上午(独幕話剧)(舞台設計:叶苗).....	
.....張俊山 溫 淵	(1)
下桃園(独幕話剧)(舞台設計:叶苗)	刁均宁 (26)
“爭取”入团(相声)	王双慶 (51)
列車上的風波(相声)	秋 晨 (59)
服裝監督(相声)	陈本志 (64)



舞台設計：叶 苗

星期日的上午

〔独幕话剧〕

太原钢铁厂 張俊山 温 淵

時間：夏季的一个星期日。

地点：董樹山的家里。

人物：趙國凱 二十三歲，技術員。

董樹山 五十多歲，老工人。

董淑敏 十九歲，樹山女，國凱的未婚妻，描圖員。

董大娘 五十歲，淑敏的母親。

李仁友 二十歲，競賽办公室的干事。

布景：一个老工人的家里。台右有一門通內室，这是董樹山老兩口的宿舍。舞台右后側有通向后院和到廚房去的小門，台正中有一个大格的玻璃窗，兩面挂有粉紅色的窗簾，窗子敞开

着；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后院的圍牆、小樹和通向街上的小門，远处可以看到工厂的远景，天空的朵朵白云在飄盪着。緊靠窗子放着一張時新的方桌，桌上放着茶具、烟池和很漂亮的小鬧鐘；桌子兩旁各有一只時樣椅子。淑敏的床放在台左边靠牆的地方，床上鋪一塊漂亮的花床單，一對色采鮮明的枕头擺在粉紅色的被子上，顯得非常美觀；在床頭放一個茶几，一切化裝用品就放在這個上面；靠着茶几有一個矮小的玻璃書櫥，里面放着各樣精裝、平裝的書籍。床的另一頭有一個紅色的衣架，衣架的後面有一個淺藍色的屏風。台左的拐角上有一個小方桌，上面放着一架流綫型的捷克收音機。牆上挂着一個奪目的大月份牌，今天正是星期日。牆上還挂着領袖像和幾張工業建設的招貼畫。靠着淑敏的床的牆上，挂着兩張先進生產者的獎狀。

整個屋里的布置給人一種愉快、清爽的感覺。

〔幕啟：淑敏獨自在場，她身穿最新式、美觀的夏季服裝。她收拾着屋中的擺設，想把每件東西都擺在她認為最滿意的地方。〕

董淑敏：（低聲唱）“紅梅花兒開在野外的小河旁，有……”
（稍停她看了看鬧鐘，不高興地）真是失信用！過一刻鐘啦，還不來！

董大娘：（她身圍圍裙，在廚房里做飯，走上時聽見了女兒的抱怨）
還不來！還不來！你呀……一到禮拜天沒別的，就

是……唉！

董淑敏：媽，昨天您不是說願意我和他好嗎？

董大娘：我！我算干啥的，你們自由戀愛，做娘的還管得着你們？

董淑敏：媽……

董大娘：別叫我！往后你們談戀愛到電影院去談，我見了他就生氣！

董淑敏：你怎么啦？

董大娘：怎么啦？我應該侍奉你們嗎？一來了就侍奉你們吃，侍奉你們喝，吃完了把嘴一抹就走。他來了這里多少趟啦，從來也沒管我叫過什么！我是你們的什么人？虧你們還都是個干部呢！

董淑敏：媽，國凱這個人就是不愛多說話，您可別錯怪了他呀！

董大娘：噢！你這是說我多心啦？現在不比解放前啦，你出了門，還有你爹养活我呢！還怕餓死我？放心吧，我是處處替你着想呀！別忘了，人家是大学生！

董淑敏：媽，我知道您是一番好意，（頓）往后您就知道這個人了。

董大娘：哼！事情是你自己的，你個人作主唄。

董淑敏：（有意緩和）媽，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吧。

董大娘：又來開心啦，什麼好消息？

董淑敏：我們煉焦部洗煤坑的工人就要開機器啦！

董大娘：（由于深切的关心，所以才更觉得意外地）什么？洗臭煤的工人能开机器？（極尽所能地想象）机器……

董淑敏：是呀！这个机器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大学生设计的，这个机器要是试车成功了，就再也不用人工跳到泥煤坑里去挖泥煤了。

董大娘：（像是自语，又像是在问话）挖泥煤？那是受的什么罪呀！（想着就沉痛起来）解放前，你爹干这个，不分是数九寒天，冰雪遍地，也得跳到那刺骨的冰水里去挖泥煤。他这样干了十几年，到老得了个腰腿疼的病！……

董淑敏：妈，一提泥煤坑你就想起爸爸的腿来了，他不是调到设备组已经四五年了吗？

董大娘：傻孩子，虽然调出来四五年啦，他不是还经常闹腿疼吗？（顿）噢，（急急地问）那叫什么机器呢？

董淑敏：叫“泥煤浮选机”。这个机器，只要把机扭一开，什么都解决啦。

董大娘：（大为宽怀）那可好！（自语）真能啊！还是识字的人心眼多，心思巧。瞧你爹，老太太的脚指头，窝囊一辈子。他也没想出这个主意来……

董淑敏：妈，你怎么能埋怨爸爸呢！是谁叫他不识字的呢？还不是旧社会造下的孽！但爸爸现在也不落后呀，这炼焦部上自焦炉，下至选煤坑，他那儿都熟悉，他往焦炉跟前一站，凭身上的感觉，他就能测出爐

內的溫度來，車間里誰不尊敬他呢？

董大娘：（感到光榮）淑敏，你爹這兩天老毛病又犯了啦，見了人也不愿多說話，下了班就往里間屋一坐，不知道又迷上什麼啦？

董淑敏：准是又琢磨竅門呢！上回爸爸創造的“煤離分合器”頂多大事兒呀！生產提高了一倍多。

（從窗口可看見董樹山在院里活動，他手拿圖紙上。

董樹山：淑敏，來來來，你能看得懂這個圖紙嗎？

董大娘：看你說的，人家是描圖員，還看不懂你畫的一張圖紙！

董樹山：我不是說畫的好孩子看不懂，我是怕畫的潦草，別人看不清啊。

董淑敏：爸爸，你也在琢磨“泥煤浮選機”嗎？

董樹山：嗯，你是說爹……

董淑敏：我是說你很了不起。能畫成這樣的圖紙，就是住過學校也不過如此吧。

董樹山：得，你又給你爸爸帶高帽子啦。

董大娘：瞧，（取笑）你這末通竅，還不是淑敏給吹開的。

董樹山：你別說我的風涼話啦，你要沒有淑敏成天給你上課，你能像今天這麼開通。

董淑敏：（注視着圖紙，沒注意父母的對話）爸爸，他也在為“泥煤浮選機”兩次試車失敗着急呢！你怎么不跟他合作？

董樹山：（会意）唉！孩子，爹的文化太浅啦，人家是大学生，有知識，还能看得起咱摸出來的这点子东西！

董淑敏：爸爸，你不是說很喜欢他嗎？

董樹山：他有我喜欢的地方，也有叫我生气的地方。

董大娘：哟，瞧你这个人，跟人家有文化的人合計合計，总比自已瞎摸强啊。你說人家不好，我看人家这个識字人就不錯，人家剛打学校出來，就想法造机器，給工人解决困难，你能說他不好嗎？

董樹山：嗨！你今天倒开通啦，你懂个啥？

董大娘：就是你懂得，沒見過你这个牛性子！……（生气地朝后門走下）

董樹山：（对走下去的董大娘）快准备飯罢，國凱一会就來啦。

董大娘：他來吧，要吃要喝你不会給他去做。（把門重重一拉，下）

董樹山：噯，怎么她一会一个样。淑敏，國凱創造“浮选机”你告訴你媽啦？

董淑敏：噯，不过我沒有告訴她“浮选机”是國凱創造的。

董樹山：噢，我說的呢。

董淑敏：爸爸，你看國凱这人，他……

董樹山：孩子倒是个好孩子，对工作積極、热情，也肯动腦子，就是太驕傲啦！从他提出創造“泥煤浮选机”的那一天起，我就想把我这几年来摸索到的点兒东西提供給他，沒料想我試探了他几次口气，都給軟

軟地頂回來啦！什麼“機械原理”啦，“設計根據”啦，“光憑經驗不能解決問題”啦，噯！他還能看得起工人！這種人……（突然省悟，這是和國凱的未婚妻在說話，轉口氣）

董淑敏：爸爸，你說的很對，我也看出來國凱有這種缺點，可是他的優點是主要方面，我們有責任幫助國凱克服缺點。爸爸，你說對嗎？

董樹山：是呀，年青人，不怕有缺點，只要能改就行。我還能計較這個嗎。不過，我擔心的是“浮選機”，要是不成功，會打擊他的情緒。第一次試車失敗以後，根據我的看法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泡沫跑槽——這是因為國凱沒有把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公開告訴大家，大家不入門，操作起來不一股勁；第二是泡沫太稠了，泡沫一稠就把一些廢煤沫也給帶起來了，這樣選出來的精煤就加大了灰分，成了廢品。

董淑敏：爸爸，我想你很可能抓住了關鍵，你有法子克服這兩個缺點嗎？

董樹山：（指着拿在淑敏手中的圖紙說）那上面畫得都有哇，你看（兩人湊近看圖）現在打泡扇的轉數是每分鐘40轉，扇板打的快了，泡沫也就稠啦。現在我們把扇板的中心齒輪加大，叫它每分鐘只轉20轉，這樣泡沫就會稀下來，選出來的精煤就合乎標準了。工

人操作不熟練，那好办，只要給大伙講清道理，他們一定会操作得很好的。这样——跑槽的問題也就解决了。

董淑敏：（激动地）爸爸，你抓住了关键啦！提出了問題，也解决了問題，多好哇！待会儿國凱來了，我一定得跟他說。

董樹山：說倒是可以說，不过你不能說是我出的主意，你就說这法子是你想出來的，他倒容易接受。

董淑敏：爸爸，我决不能这样做，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改正这些缺点。

董樹山：哼！我看……不容易。

董淑敏：國凱是个聰明人，只要我們耐心地用事实來帮助他，他是会進步的。

董樹山：好，那就看你的吧。我是尽往好处想，我不希望他除了自己以外再看不見任何人！（頓）他就要來了，我去打点兒酒去。（欲下又回头）吃了飯你們打算上哪兒去？

董淑敏：沒准兒，也許去看电影，也許去跳舞。

〔董樹山不語，从淑敏手中拿过圖紙，折好后裝在衣袋里，手拿酒瓶、菜籃下。〕

〔董淑敏独自坐在床上，沉思。〕

〔靜了一会。國凱身穿工作服，拿着一包东西突然上。〕

董淑敏：怎么？你現在才來呵，你今天又加班啦？

趙國凱：(把包着的一件連衫裙遞給淑敏)給你，這是柄瑞昨天從北京捎回來的。唉！(悵喪地坐在椅子上，悲觀、失望地)真是，唉——！

董淑敏：國凱，你这是怎么啦！

趙國凱：昨天晚上我總結了一下這兩次試車失敗的原因，當時也找到了幾個問題，我想今天把王工程師、李工程師他們找到一塊進行第三次試車，估計這回一定……唉！那知道，車一開，跑槽還是跑槽；灰分大還是灰分大。真氣死人啦！（自問）毛病究竟出在那兒呢？

董淑敏：你先別着急，失敗一次得一次教訓。你先回去洗洗澡，把衣裳換一下，我陪你到外頭散散心，回頭咱們找大伙研究研究，我就不信它不成功。

趙國凱：我今天那里也不去，要不是怕你惦記着我，我就不來啦。我倦得很，要回去睡覺去！（欲下）

董淑敏：（急忙攔住。由於動作激動，像是撲在國凱的懷裡）國凱，你……。

（李仁友突然上。他个子不高，臉上帶着愉快的神色。他手里拿着一卷圖紙和文件。這時他正匆匆地一脚已跨進了門來，當他發現淑敏正撲在國凱的懷裡時，即迅速退了出去。在門外打了個招呼后上。）

李仁友：啊，我說沒錯，一定在這裡。

趙國凱：小李，找我嗎？

李仁友：哎呀，真难找啊，剛試完車，一晃就不見你的影兒啦。

董淑敏：小李，有要緊事嗎？

李仁友：（玩笑）当然要緊，要不然，我哪能这么莽撞冲進你家來呢。

〔董淑敏和趙國凱都含羞地笑了笑。〕

趙國凱：啥事？你快說罷。是不是又出了什麼問題？

李仁友：就是有問題也不算什麼問題了。這末一來（手式）女婿——老丈人，問題就解決了。

董淑敏：你这个人，就是爱打哈哈。

李仁友：打哈哈，这是我的老毛病啦，就和咱們國凱常想往這兒跑是一樣的習慣。

趙國凱：小李，你一說起笑話來把天大的事也能忘掉，快說說有什麼事情吧。

李仁友：对，咱們談正事吧。（嚴肅地跟剛才好像是兩個人）剛才試完車，王工程師對我說，三次試車失敗的原因都一样，他說希望你最好和董老師傅研究研究。他經驗很丰富，“浮选机”的备件差不多他全都經手啦，你最好征求征求他的意見。

趙國凱：（滿不在乎地）弄了半天还是这个呀！（頓）不要把問題看得那么簡單了。这是設計創造，这不是靠經驗能解決問題的。

李仁友：（慎重地）可是沒有經驗的理論家，往往是……

趙國凱：你是說……

李仁友：我是說有經驗的老師傅們，能看出關鍵性的問題來。

趙國凱：看出問題來也許容易，要解決問題只憑經驗就怕不行了。

李仁友：我們還是應該听听董師傅的意見，必要的时候我們還可以多找几位設備組老師傅們一塊研究，也許能解決問題。

趙國凱：那要看是什麼問題，像這種技術上的關鍵問題，就是有一百條經驗，恐怕也無濟於事。

李仁友：（解釋地）不過這是王工程師的意見，他認為董老師傅的經驗很可貴，他是咱們煉焦廠的老前輩，在機械技術上，老工人當中能比上他的還不多呀！

趙國凱：在車間他比別人強，這我知道。但是“泥煤浮選機”不要說他沒見過，就是聽，恐怕這也是頭一次呢。

董淑敏：（再聽不下去了）你怎麼老不考慮別人的意見，這麼主觀，還能創造成“泥煤浮選機”！怪不得三次試車都失敗呢！

趙國凱：主觀！什麼叫主觀？你說說？（傲慢地）我要是主觀就設計不成這個樣子。

董淑敏：我不信一個主觀主義者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夠得到成功！

趙國凱：不信，不信你這個客觀者設計一個我看看！

董淑敏：你不相信老师傅能帮助你，就是主觀，就是不虛心。（頓）你一說就是什么什么原理，老工人給你提供点兒意見，你還要問有什么理論根據？誰还敢給你提意見呢？（臉氣紅了）

〔國凱仍要爭執，李仁友阻止他。〕

李仁友：好啦，好啦！不用吵啦，這樣還能解決問題嗎？

〔國凱正要插嘴，董樹山上。〕

董樹山：噢！李干事來啦，稀罕呀，什麼風把你吹來啦？

李仁友：（有意識地緩和）啊，董師傅，這有什麼稀罕的，不過沒有咱們國凱跑的勤快就是了。

董樹山：你又逗笑了。（發現國凱面帶不快）你們咋在談什麼呢？

李仁友：董師傅。今天早上國凱和王工程師臨時決定：“泥煤浮選機”進行第三次試車，結果……還是失敗。

〔董淑敏情緒激動地想走開，可是還是“失敗”這句話又有力地留住了她。〕

董樹山：有什麼新的問題嗎？

李仁友：新的問題倒沒有。還是：跑槽、灰分大。這個問題一定得解決。

董樹山：問題是要解決的。何況趙技術員在這上面創造了這樣好的條件。

李仁友：這主要靠咱們大家努力，一個人的精力總歸是有限的。

趙國凱：（不滿意李仁友這樣說有意刺激地）董師傅是有豐富的經驗，但是這幾次試車失敗，沒見你提出什麼寶貴的意見來。

〔董淑敏狠狠地使個眼色給國凱，幾乎要爆發一場爭吵。〕

董樹山：（听着刺耳，但強自壓制）哎！人老啦，腦子也不听使喚了。

李仁友：董師傅，你今天怎麼啦？“煤離分合器”不是你創造的嗎？那怎麼就行呢？這回趙技術員創造“泥煤浮選機”，你呀，更該出出主意啦。

董樹山：那當然羅。（頓）不過，“煤離分合器”不能算是我們造的，那全是劉技術員的功勞呀。

李仁友：現在是解決“浮選機”的關鍵問題的時候，你……（頓）董師傅，這種消極的態度可不應該呀！

董樹山：小李，你是說我賣老嗎？唉！

〔這時董淑敏竭力使眼色給國凱，兩人對視了一下。〕

趙國凱：那末，董師傅，說說你的意見吧。

董淑敏：（實在別不住了）爸爸，你就說說，（急切地逼一句）怕什麼呢！

董樹山：怕！哼，我從來也不知道什麼叫怕。

〔董淑敏、李仁友都走近了董樹山。〕

李仁友：董師傅，你快說吧！

董樹山：（冷靜地）依我看，（頓）跑槽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把有關技術性的問題公開告訴大家，大伙操作起來

不入門，就形成了跑槽；第二是扇板的轉數太快了，這樣打起來的泡沫太稠，灰粉當然帶的就大了，所以選出來的精煤成了廢品……

李仁友：趙技術員，董師傅的意見你覺得……

趙國凱：（未等李仁友說完，搶着說）最主要的問題是：工人技術水平太低，操作不熟練；其次，也許在藥劑成分的比例上有些問題。灰粉問題么，現在煤與水之比是 1:2，灰粉率是 11%，目前還不合乎科學標準。其它問題，都有理論根據，完全合乎科學，這一點就連王工程師也承認。

李仁友：照你看來問題很簡單，可是為什麼三次試車都……

趙國凱：我願意叫它失敗嗎？

董樹山：別着急，失敗了咱們就研究研究，再來它個第四次試車，世界上沒有難住咱們工人的事。

董淑敏：說得對！

李仁友：董師傅，你說得對。失敗了咱們就找找原因，再進行試驗，“世上無難事，就怕有心人”。

董淑敏：（對趙國凱）你主動找大伙研究研究，主意不是更多點嗎？

李仁友：趙技術員，咱們和董師傅一起研究一下吧。

趙國凱：（不高興地）我不同意現在研究，我沒有考慮成熟，明天再談吧。